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萬曆野獲編 第十一卷

○吏部 【屢兼二品正卿】洪武間，詹徽以左都御史兼吏部尚書為極異，然此時官制未定也。正德初，屠滸以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，嘉靖中熊浹以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，俱專領憲事，李承勛、王廷相等俱領團營，不預部事也。唯嘉靖九年，汪鋹以右都理戎政，未幾改兵部尚書，仍兼右都，十年以太子太保改左都御史兼兵部尚書，至十一年又以太子太保改吏部尚書，又加少保兼兵部尚書，蓋以御史大夫帶本品二次，又以太宰正兼大司馬者一次，皆身官二綬，各領事寄，極古今權任之重，一身當之，且其人狙險貪狠，古今所少，何以當此異寵！其他以兵部尚書領左右都者如毛伯溫等，南兵書領者如王守仁等，以別部領者如刑書洪鍾等，俱以用兵帶憲銜，非正兼也。自國初至嘉靖，太宰為他官者不論，隆慶以後，為楊襄毅博、嚴恭肅清揚，在兵部不逾月即還吏部。今上丁亥，嚴以本官召掌兵部，未至而卒於家。今上戊辰，陳恭介有年以吏部尚書予告歸五年矣，忽以南右都御史召之，時陳已先沒，不及聞新命，然自來無北太宰得南臺長者，或謂內閣有意抑之。按諸公皆一時名碩，用之多不盡其材，而稔惡不悛如汪鋹者，乃持權久任如此，則永嘉張相始終為之奧主也。

【借官出使】宋朝使北，正副二人皆假尊官出疆以示重。我朝景泰初，以英宗北狩，遣使候問，亦有超等借用。然國初已有之。洪熙元年，宣宗即位，遣行在鴻臚寺丞焦循攝禮部侍郎、鳴贊盧進攝鴻臚少卿，頒登極詔於朝鮮，上復以朝鮮世修職貢、簡用爾等為言，且命以禮自持，其懷遠人較諸國特厚。今使高麗者，例以翰林或給事為正，行人為副，不復借官，但賜一品服以往，復命繳還，最為得體。其後使琉球國亦然。

使朝鮮者類拜命即行，然必出疆始改服。唯琉球一差，以五年為限，第必於福建造船，逗留又有出五年外者，以故在閩中腰玉被麟，用八人肩舉，多設中軍旗鼓等官，其尊與撫臣無異，識者以為非體。又近年日本關白舉兵，廷遣行人司官者慰諭朝鮮，司君甫被命，即於都下麟玉騎馬拜客，傾國竊笑之。使還未幾，為撫撫所訐，以墨敗。

【科道升州府】弘治初年，吏部尚書王恕覆給事中林廷玉奏中，有成化二十一年刑科都給事中盧瑀升湖廣長沙府通判，給事中秦昇升四川廣安州同知，給事中童抗升湖廣興國州同知，又有原任禮科都給事中蕭顯升貴州鎮寧州同知，浙江道御史汪奎升四川夔州府通判，俱先年升用官員，要依上登極恩詔，一體推用。此諸官他日揚歷升沉俱不可考，但憲宗末年臺省升擢尚得冗散外僚如此，今或以三品大參而出，尚裂臂攘臂如不欲生，何也？

永樂十九年辛丑，黎恬以御史升交址南靈州知州，至宣德七年王子內擢右諭德，則此時官制未定耳。又天順五年，工科給事中曹鼎以九年考滿，升廣西平樂府同知（鼎即故大學士鼎弟，正統戊辰科庶吉士）。又成化七年戶科左給事中李森升懷慶府通判，成化十七年兵科都給事張鐸升漢陽府通判，成化二十一年御史汪奎升夔州府通判，則又皆憲宗朝事也。

【傳奉官之濫】傳奉官莫盛於成化間，蓋李孜省等為之，至孝宗而歷革盡矣。然弘治十年清寧宮災，給事中涂旦等奏煙火傳升者程通等十三人，建毓秀亭升者康表等三十餘人，其他李廣傳升匠官六十六人，冠帶人匠百三十八人，幾與成化間相埒，此猶李廣用事時耳。至十四年吏部、兵部奏近年傳奉文職至八百九十餘人，武職二百八十餘人，視李廣亂政時又數倍，蓋中官親戚居其大半，此又憲宗朝所無，惜矣。

【方伯致政加銜】外吏以布政使為極，其久任不得內遷，往往以滯淫乞身，亦有淡於宦情，自保末路者。往時多晉京秩以寵其行，如光祿太僕卿之屬，在朝廷已為殊典矣。唯弘治十五年，廣東左布政使周孟中乞休，上以其方會薦大用，勇於辭榮，加右副都御史致仕，仍命馳驛以歸。至正德二年，浙江左布政使林符乞休，以上其生平無過，恬退可嘉，亦加右副都御史致仕。嘉靖五年，四川左布政使林茂達覬歲乞休，以上其有夙望，亦加右副都御史遂其請，然而不得乘傳矣。此後方伯以禮允歸，尚量移清卿。近日四維稍裂，其引退者類知吏議將及，藏拙居多，即小京堂絕鄉矣，何論中丞。

【堂官答屬官】祖制堂官得答其屬，然久不舉行，唯嘉靖間吏部尚書汪鋹以事怒其屬員外郎莊一俊，笞二十，論謫之外。汪恬上寵，恣胸臆，當時已訝之。其前則有余祖母之祖臨江守錢東餘翁公撻其屬一知縣，亦被糾以調任歸，五十餘年遂不聞此事。海剛峰起南總憲，到任後忽設二大紅板凳，云欲答御史不法者，一時震駭，以為未有怪事，然終設而不用，其意亦欲姑示威嚴以歷臺綱耳。又上疏請懲貪官，復國初剝皮囊草之制，時情尤恨之。御史梅鵬祚因劾瑞導上法外淫刑，得旨亦云瑞偶失言，仍留供職。按，太祖初制，亦偶一行耳所謂古有之而不可行於今者此類是也。弇州評海忠介云：「不怕死，不愛錢，不結黨，是其所長；不虛心，不曉事，不讀書，是其所短。」似亦定論。

【九卿揖司屬】故事，吏部體最尊。其庶僚至部者不必言，凡大九卿以考滿及公事至者，先赴部見三堂畢，即赴功司揖，司官向外答禮不少讓，吏部司官有公事至者察院者，亦報名庭參，一如各御史見吏部堂官禮，行之已久。至嘉靖末年，郎中張濂始不報名，郎中陸光祖始不庭參，至四十五年，都察院掌院左都御史張永明不能平，揭示司務廳，命復舊規。時值郎中盧良當考滿，乃先詣永明私宅，約必免報名庭參，不然即止不來謁，永明忿甚，上疏直之。良亦上疏自辨，上下其事於禮部禮科，於是禮部尚書高儀等讓議當如永明言復舊規。於是吏部司屬見都察院一如見本部之禮，而九卿亦不復往四司門揖，其閣部大臣考滿應提供狀者，只於吏部後堂，見三堂後，揖問孰為功郎，因手付以狀，並不詣功司矣。

【嚴恭肅】嚴寅所太宰清，滇人也，本籍嘉興縣人。先大父為蜀之川南分守，嚴以中丞撫其地，相得甚歡，每言川中胥吏之橫。初，嚴筮仕為敘州之富順令，而二司之吏至邑督遺稅及文卷者，投刺書藩侍生、臬侍心，心恨之而無以報；後晉蜀藩伯，亦不及治；頃得開府，始覆其名，則刻木輩尚有未死者，捕至，痛與杖而胥靡之，其現為二司吏者，馭之加峻，蓋修為令時宿隙也。嚴嘉靖甲辰進士，至此已將三十年，而追仇群小乃爾。先大父笑云：「嚴公見語詩，自以為快心事。而余心訝其不弘。」然冰檠之操，目中無兩，正位統均不久以病告歸，先人往問疾，至其榻前，布衾破敝，寒士之不如也。

【致仕官】唐宋士人以致仕為榮，如白香山見之歌詠以誌慶幸，宋陸務觀亦受人賀禮，詩集可考。蓋不特臣子以為幸事，即主上亦憂禮之，故唐令致仕官朝參俱居本班之上，宋時致仕俱給半俸。今則不然，乃至內外考察，以致仕處年老及有疾者，而被論之善去者，與得罪之稍輕者，俱云著致仕去，於是林下之人以致仕為恥矣。猶憶孫簡肅植生前以刑部尚書請告，後以工部尚書起用，孫辭不赴，屢疏始允，得旨加褒語，以原官致仕。身後其家求先大父文其墓石，因於銜上入「致仕」二字，其家人石時抹去之，大父屢以古道規之，不從。孫有子六人，一任子，一甲科，一乙科，而所見乃爾，真習俗之移人也。

【監生選正官】本朝監生本重，至景泰時許納馬而漸輕，然至正嘉間尚選教職及知州知縣等官，以錢虜白丁，得專民社，所至貪暴，不作進步想，雖吏議旋及而民不聊生矣。至隆慶間，高新鄭以首揆掌銓，始議禁革，其雙月考中第一者，亦僅得州同知州判官，一時仕路為之稍清。近年准貢事起，初猶以實廩十年科舉三次者加納，既而甫被廢未科舉者亦濫觴矣，久之而增附亦以居聞提學批廩納矣。近日則胥吏市儈亦籍手津要，竟批廩生入貲，稱准貢，旋以錢神選府判而出，儼然與二千石稱僚友，瀾倒至此，令人切齒。使新鄭公在事，必奮臂劃除盡矣。

新鄭掌選，奏驛開壩等官無錢穀事寄，俱得選本省，以免遠宦之苦，奉旨遵行，至今便之。其教官得選本省，余自幼聞於大父云是張永嘉奏准行者，近日有大老亦歸於新鄭所建明，則大不然。

【太宰揖吏科】太宰體尊，即輔臣考滿，亦必赴部，聽考核供狀，而考功司引奏子御前，亦必隨功郎之後，此舊例也。唯遇朔望則太宰親赴吏科畫名，亦累朝所行故事，其後改以侍郎代之，近並侍郎亦不行，唯太宰以一名帖遣吏說知而已。此規之廢，不知始於何時，聞高新鄭以首揆領銓，遂罷不行。高權傾中外，無人敢抗之者，若五部則遵往例赴各科畫本，不敢異也。萬曆辛卯，吏

科都給事中鍾羽正新任，特疏欲復舊規，時太宰陸莊簡光祖素以駢麟見稱，竟置不復，後人無復敢議及矣。

聞部堂之至各科，科臣垂簾居內，部臣向內揖，科臣簾內答之，畫本畢，再揖而行，兩人不相面也。統均之地，折腰於七品小臣，似褻威重，竊以為不赴亦可。

【陸沈兩公】吾鄉陸五臺太宰，初以少宰北上，時沈繼山司馬從戎所起壘丞，同舟詣闕，兩人歡若兄弟。陸一日問沈曰：「公拚命請劍，其不畏死明矣，亦他有所畏乎？」沈云：「自幼惡聞火炮聲，他日雍容曹署則可，恐邊塞戎馬之場不能踐耳。」陸頷之。後沈以罔卿憂居，陸晉掌銓，用沈為助卿，旋拜秦撫，至之三日而劉序反書聞，即被命移鎮協討，無日不在矢石炮鼓中。蓋陸憶前語，有意調之也。司馬為予言輒絕倒。

【鄭蔣翁婿】吏部文選郎中蔣遵箴，廣西全州人也，在京喪偶，適兵部侍郎鄭洛有女及笄，以美著稱，遂委禽焉。鄭為北直隸安肅縣人，與粵西相去萬里，聞者駭歎，或云蔣方秉銓，鄭謀出鎮，為勢所奪取，然亦醜矣。前乎此則有徐太常元春，以女字劉金吾守有之子，徐為華亭相公冢孫，而劉敗故大司馬天和孫，麻城人也，相去亦三千里。又前乎此則嘉靖末吳太宰鵬以笄女繼董宗伯份之室，董時已為大司空管少宰事，年亦相亞，遂講敵禮，不復修半子之敬，然吳嘉興人，董湖州人，固接壤也。蔣文選官至光祿卿，有婿舒洪志，為尚書應龍之子，十九而登丙戌一甲第三人，鄙其婦翁，不與往還。鄭為其婦外祖，時正大用，鄭長子為戶部郎，次子為緹帥，在京邸，亦不通聘問。舒未及壯遽夭，人惜其志節，不及通顯云。

【內閣中書外補】新鄭再起，以首揆兼宰，有內閣誥敕房辦中書事序班十人，久次當遷，新鄭置不省，蓋華亭所收，意憎之也。十人者齊訴於朝房，且以秩滿故事請，新鄭呵曰：「若輩有何勞？」對曰：「勞苦已三滿考，且索米長安，冀增薄祿餬口耳。」新鄭乾笑曰：「果爾耶，吾即有應，必不令若曹有侏儒之羨。」俱喜謝而退。即刻入部具疏十人者俱對品調外，為邊遠倉大使，無一人能赴者，皆慟罵歸。中一夏姓者予及識之。新鄭秉重柄，任情非一，此特其最小者，然已足失人心矣。

【憲臣改學官】永樂乞未科榜眼李貞、探花陳景著，俱福建人，俱以九年考滿乞就養，一得高州府教授，一得福州府教授，俱終其官，已為異事，然猶七品官也。弘治元年有雲南按察司僉事林淮，奏稱雲南路遠，母老不堪就養，辭官則家貧難供朝夕，乞授本處或附近教授以便養母，詔許之，淮除常州府教授，親終仍除僉事，是以五品方面憲臣，而左官至從九品冗職矣。淮抵任未幾，母死歸，以過哀病卒，竟不得還本職。淮不知何許人，料必生蘇、松、嘉、清間也。

又，弁州《異典》述云：有錢塘王羽，以太常少卿請便養，亦得杭州府教授。又，正德五年，御史陳茂烈福建興化人，以母老乞歸，不能自存，吏部為改本省福清教諭，則《異典》未之及。

【任子為郎署】自弘正以後，大僚任子拜各衙門幕職，得遍升宗人府五都督經歷，若官及經歷，則五品竟升知府矣。蓋以郎官應列宿，不欲輕畀也。穆廟時高文襄以首揆掌銓，建議以為知府四品方面官，大臣子弟既可以紈褲得之，豈有反不堪郎署之理，且宗人五府經歷，兩京止十二人，缺少人多，銓法壅滯，宜一切疏通，除吏、禮、兵以外，餘三部俱得遷轉待俸滿升知府如故事。得旨允行。時高勢張甚，言路莫敢忤，大僚亦有相左者，以其利己之子弟，亦唯唯贊成，遂相沿以至於今。然皆從都事太僕丞轉副郎，又有太僕丞轉五府經歷，始得員外，從未有直拜主事者，以主事為二甲初授官，及外長吏與甲科為六館者優轉之缺，故斬之也。近已有破例者，恐將來亦遂為故事矣。

今胄君在仕途，多求速化，甚而有詬置選郎者，銓地以忌器優容之。然以余所見，如常熟一邑得二人焉。一為瞿洞觀汝稷罔卿，故宗伯文懿公長君，文采品格冠冕一時，初授詹事府錄事，凡十餘年而始得部郎，積資以至出守，時許文穆、王文肅在政府，俱文懿公所錄元魁也；今日則有趙玄度琦美寺丞，故少宰文毅公長子，抗直有父風，且博洽一時少儷，初授南京都察院昭磨，今已十五年，始進太僕寺丞，視曹郎如登天也。瞿與先人厚善，予亦識其儀貌，趙則余蠹魚友也，二君子故不可以恆格論。

首揆一品恩蔭例拜尚寶司丞，次揆與六卿至一品者，得拜中書舍人，中書考滿十二年，始升三級為主事，又九年為尚寶卿，俱仍管中書事，即加至四品三品，不出局，約略與璽卿等。諸胄君苦之，反羨京幕郎署之遞轉早得金緋，膺龔黃之寄，然以祖宗成例，莫取為遷就他徙者。近年則殷洗心盤，故歷下相文公長子也，居秘書年久，獨憤上疏，愿得外升三部郎官，如二三品任子事例，奉旨允行。殷首出為戶部郎，旋以正郎出理宣府糧儲，此後薇垣諸胄君，無復有厭承明者矣。

【吏部堂屬】吏部難榮貴，而並列六曹，其堂屬體貌故無差別，而實有大不同者。各部有本司重大事俱說堂貳卿，及同司官俱得商榷，吏部則不然，遇升遷用人，選君獨至太宰火房，面決可否，其門門皆選郎手自啟閉，即款語移日，無一人敢窺，至疏上，而兩侍郎尚不聞，同司員外主事亦不敢問，此猶曰大柄所在不可他假手也。堂屬大小最嚴，凡見於私宅，僅送之門而止，唯吏部則送其司官上馬方別。子初見之大駭，比詢之，則此事相傳已久。統均之地先自炎涼，何以責人奔競要地耶？唯國子監則祭酒、司業投帖於其屬各廳各堂，俱稱寅即去，為卿相而屬吏為冗散外僚，亦稱舊寅生，終身不易，蓋師儒重地，非他曹傳舍也比。此卻最為雅道，與銓司冷熱迥別矣。

近日馮琢庵宗伯琦為左右少宰，幾三年，與延津李對泉戴相終始。李太宰無事不與謀，至有行而為馮中止者，緊要章疏，俱少宰手筆，太宰不更一字，本科司官亦不敢有違言，蓋李為馮尊人仰芹子履同年，而琢庵方負中外重望，以故折節尊信，而敝規為之一變矣。此後則恐未必然。辛丑外計，有欲中李本寧憲合者，賴馮救止，而吏科王斗漢士昌用拾遺糾之，馮又力持，得薄謫。初過堂時，李之屬吏遂昌知縣湯顯祖譏斥，李至以去就爭之不能得，幾於墮淚，不知身亦在吏議中矣。馮為前吏科都給事項東鼇應詳所切齒，項故遂昌鄉紳，時正聽補入京，故禍不可解。而李、馮二公一片憐才至意，真令人可敬可悲。

【吏部見客】吏部選君，雖握重權，其位不過郎吏耳。今乃於朝房見客，與揆地同一尊嚴，而言路諸公亦俯首候之，須其一面，即竟日不敢告假，或退有後言而再謁，則仍坐以待矣。至於不攜眷屬竟住選司，則始於近年倪選君同斯蕙，尤為無謂。即以進賢退不肖為職，自應博採眾論，前輩如嚴文靖之為太宰，陸莊簡之為選郎，私宅皆無日不通賓客，未聞有譏評之者；況要津之囑托、簞簞之潛通，豈朝房公署所能絕耶？其後抨擊所及，亦不因此衰止也。

【吏部三堂俱浙人】今上壬辰孫立峰鑿拜吏部尚書，浙江紹興府餘姚人也；左侍郎羅康洲萬化，則浙江紹興府會稽人；右侍郎陳心毅有年，則又浙江紹興之餘姚人，一時同領銓柄，最為我浙盛事。未幾，孫去位，而陳即以南塚宰改北繼之，尤為奇特。然孫之前，又我郡平湖之陸五臺光祖，亦浙人也，此後不可得矣。

【司農署銓】今上丙申丁酉間，太宰孫富平去位，以戶部尚書楊本庵後民署吏部事幾一年，然地嘗主內外計也。至癸丑之冬，太宰李延津去位，以戶部尚書趙南渚世卿署吏部止半年，然司甲辰外察矣。時論皆議二公為政府腹心，故有此舉，然而世宗朝已有之。嘉靖十八年己亥大計，上命戶部尚書梁端肅材司其事，凡斥謫數百人，時靈寶許文簡讀為塚卿，未嘗辭印，梁亦未嘗署部，特出聖意簡注耳。又是年刑部有大獄數事，則又命梁署印讞治，事竣而後還印，至次年梁遂奪官歸，世宗恩威不可測如此。

楊、趙二司農署銓稍久，餘一二月者不紀，若宣德初年戶部尚書師達署吏部者二年，則官制未定也。

【璽丞改吏部】尚寶司汪雖六品，然小九卿之佐，若非首輔任子初授，而以時望自他曹遷者，為清華之選，步武公輔，間亦有轉藩臬以出者，然從無改郎署之理，則以體統懸絕也。唯嘉靖末年，北直隸人穆文熙以璽丞調吏部郎，訝為怪事。今上癸巳，則福建蔣時馨繼之。然而穆以計典外謫，蔣為文選正郎被劾削籍，兩人皆不復振，固不如安於符臺，坐致榮膺，何苦而求啟事之榮也，薄冷局而膾炙地者可以思矣。蔣之前又有唐伯元者，亦以尚寶丞改吏部為選郎，亦不得遷而歸林下，至今未起。唐之前又有璽丞陳於陸，亦改吏部副郎，馴至大用，則僅見者。

【掣簽授官】吏部制簽之法，始自邇年孫富平太宰，古今所未有也。孫以夙望起，與新建張相尋端相攻，慮銓政鼠穴難塞，為張所持，乃建此議，盡諉其責於枯竹。初行時，主者既以權衡弛擔，幸謝揣摩，得者亦以義命自安，稍減怨懟，亦便計也。然其時有一陝西老明經，以推官掣得浙江杭州府，震栗求免，富平公大怒，謂若敢以鄉曲私情首撓吾法，叱令送法司治罪，其人拭淚而

出。比抵任，則首郡刑官，百責所萃，果不克展布，撫按為題一浙東甲科互相更調，富平心知其故，佯不語而允之。此後則記認分別，陽則曰南北有分，遠近有分，原籍有分，各為一簡，簡無徑實者任其自取，而陰匿其佳者以待後來。其授絕域瘴鄉之人，涕泣哀訴，簡已他授矣。初猶同胥吏輩共作此伎倆耳，至其後也，選司官每遇大選前二三日，輒局其火房，手自黏帖地方，暗標高下，以至簽之長短、大小、厚薄靡不各藏匿隱謎，書辦輩亦不得與聞，名曰做簽，公然告人，不以為諱，於是作奸犯科，反不在曹掾矣。其或先有成約而授受偶誤者，則一換二換三，換必得所欲而止，他有欲言，則叱置扶出矣，曰統曰均，如斯而已乎？

【吏兵二部大選】凡雙月吏部大選，則吏部堂官率選司官入內銓除，吏科都給事中同人，看打選官印子，掛榜登簿，以待總繳入內，雖大權不得干預，亦寓監制微意焉。是日例賜酒飯於內，則吏部尚書上坐，都給事下席。此在掖垣之體，已自尊重。至今上辛卯，鍾給事羽正拜吏科都，上疏爭之，謂故事都諫與塚宰俱上座，自近科臣陳三謨諂媚要津，自貶下席，且以兵部選官、兵科與大司馬並列為證，力請改正。其事迄不行，今下座如故也。按，太宰表率百寮，自非他曹可比，即吏兵體例不同不為無說，先朝當久有定制，未必三謨之罪，此說未知何據？在事者夙大老，亦不一為折衷，何也？

吏部大選，加午飯一頓，兵部則無之，其體已自不同。

【舉吏部】往時銓屬，俱由太宰自擇，自張新建為政，始令各省大僚，各舉其鄉人，以分太宰之權，於是鄉先達多以愛憎行其意，一缺出至薦六七人，甲可乙否，唯望重地尊者，所舉始登啟事。辛丑年浙江吏部缺出，朵頤者凡數人，嘉興賀伯閣燦然其一也。賀先為諸生時，有盛名，適丁艱，同一偕計者入都，時朱少宰方髫年在京，愿學執贄，而賀不屑受。朱尋聯捷為鼎元，循至卿貳，是年適以禮部左侍郎署部事，賀已登乙未第，為行人矣。向來投刺春曹，例應稱門下晚生，而賀自以同里前輩，不肯遵舊例，朱頗有後言，賀聞而作長書習之，二公遂絕交。賀至是憂撓無計，謂朱必下石厄之，而同里有醫孫姓者，游二公之門甚昵，賀問計於孫，孫曰：「是不難，我力能得之。」乃往說朱，謂賀之開罪於公，都下莫不聞，今公能沮其銓曹，未必能沮其臺瑣，與其樹以為敵，不如收以為援。朱大然之，遂力薦之。時朱方有相望，同鄉亦隨聲稱許，而賀立改銓司，時咸多朱之怨云。次年壬寅，南直江南吏部缺出，時兵曹王淡生士騏最有名，當時與其同府則兵部郎張其廉與崇德令陳允堅，亦在伯仲間，而陳尤為時賢所推轂。王乃遍約江南諸大老，及各曹大僚，以至科道，無不以王登薦，於是吏部竟以單名上疏，無一人陪著，亦近例行後未有之事也。陳在官，聞王命下，推案一噓而歿，張僅得調禮部，亦引疾歸歿於家。蓋一時推銓司，不復由太宰，唯畫諾聽命而已。至於巡撫缺出，亦許九卿科道各薦所知。近年觀後，廣西適缺巡撫，時左轄入覲，尚在都下，於是吏部匯薦舉者九人以入疏，其八人左轄也。京師遂謠曰：「廣西撫院，京香京綢。」聞者捧腹。邇來始漸變，亦體勢之不得不變也。

【選科道】成、弘之間進士避外官者，多營求三法司觀政，久之名曰「理刑」，三年後堂官以刑名精熟上聞，即授御史，即監生歷事久者亦得之。蓋此時撥各衙門觀政，尚未限定常規，以故巧黠者能越次得之，然而必先授試職，或逾年再考，不稱則又調別衙門。嗣後漸不然矣。至給事中之選，則專取姿貌雄偉，以故成化初編修張元楨建議，六科不必拘體貌長大，當以器識學問文章為主，而時論不從。其說蓋以近侍官兼主對揚，必用體貌長而語言確者，以為壯觀，故當時為之語曰：「選科不用選文章，只要生來胡胖長。」然亦聽吏部試文以為去取，蓋本唐人身言書判之法，以身為第一義，亦其遺意也。今之考選發訪單於大僚及四衙門，以揄揚多和為殿最，即太宰亦不能專其柄矣，何以尚名考選。

【科道俸滿外轉】正、嘉以後，都給事之外轉必升參政，固矣，又論序不論俸，即拜都科僅一日亦得三品。唯西臺則不然，非轉京堂止得副使，雖滿九年亦然。蓋國初御史三考，無過僅升主事也。頃丁酉年連中丞標為御史，亦滿九載，杜門戲謂人曰：「若升我吏部主政，我即立起赴任矣。」蓋尚以故事解嘲。近年臺班壅滯，積俸有十年以外者，於是應朝卿以首俸應外遷，特升參政，遂為御史得三品破天荒之始矣。至若邇年都諫出為大參者，苦之如赴坑塹，即戶科姚養谷文蔚次序久應外補，甲辰年亦曾上疏求外，奉旨以謙退褒之，然屢推參政不下，至丁未年十月，因御史九年俸滿，盡升京卿，姚又自請致仕，而疏中又云科俸久已逾期，但不敢通考九年，暗藏當內之意，上命留升京堂。其時梁惺田有年、蕭九生近高，俱以都科應轉，而以姚故見壓，遂先後俱自乞大參以去，姚遂得擬南太僕少卿，然直至戊申年命始下，說者因謂文蔚避外營內，大不直之。署部少宰楊時喬疏所云智盡能索而後得者，指姚也。時姚科資已十五年，實俸亦十二矣。梁、蕭俱乙未吉士，姚又先一科庶常，而推敵內外，屢致紛紜，其時科臣俱有林言，詞臣亦以薄於舊僚，不免腹誹。辛亥內計，姚竟坐斥，其得京堂僅閱歲耳，亦何利之有。

隆慶中，吏科都給事韓楫，亦請科臣自散至左右至都，品雖不同，職業則一，請得通考。上是之，著為令。時高新鄭以首揆領銓，韓其心腹門人也，故敢破壞祖制如此。未幾二人敗，此例亦廢。

近自癸丑以後六科，會議歲出一人以存例轉舊規，蓋公論共棄者當之。乙卯年兵科都張翼真國儒出為參政，其都諫俸亦已考滿，又敘勞績，本不當外轉，特以品望見擯，非復一內一外之舊。張不能堪，具疏自辨，銓部遂直發其當外之故，張益恚恨，投劾自罷，丁巳大計，不謹及之矣。蓋累朝，來都諫序資俸擢大參，成規從此遂廢，但恐不能終廢耳。

【臺省互改】弇州《異典》述謂徐孺東貞明以給事中外謫，後轉尚寶卿兼御史治水利，凡兩居臺瑣以為異。後來有穆來輔者，以給事轉至左通政矣，庚寅歲，邊事孔亟，奉命兼御史閱視薊昌，與徐事略同。又同時並遣者，王懷棘世揚先任湖廣道御史，歷大理左少卿，至是又兼御史閱事延綏；又曾健齋乾亨初以山東道御史言事謫官，轉至光祿少卿，亦兼河南道御史，閱視宣大二邊；又鍾文陸化民初以御史掛謫行人司正，尋升光祿寺丞兼御史賑濟河南，則再入臺班矣，尤為異事。

吏部曹郎亦無再入者，唯顧滄湯憲臣以銓郎救辛總憲外謫後再入吏部，最為創見，然重望高名，終不得志而去。至詞林帶憲職者，唯嘉靖庚戌虜薄都城，趙內江相公以司業建言，升諭德兼河南道御史，宣慰行營將士，此後七十年而徐元扈光啟太史繼之，以上疏論論兵，特旨升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，治兵於都城。蓋軍興異典，前後一揆，不可以常格拘也。

按，臺省互改，前朝甚多，至正德後稍稀耳。

【四衙門遷客】近日吏部翰林科道外謫者，皆不赴任，僅身至境上，移文索公據，歸而待遷。如乙卯之冬，吾鄉一給事謫為閩藩幕，適黃與參承玄自南京兆擢中丞撫福建還里，給事持眷弟刺往候，值其他適，聞者微有難色，給事立索名刺竟去。黃歸大恐，痛笞閩人，身率謝罪，凡往數次，始得面解。因憶老人輩述吾鄉前癸丑科姚禹門少宰洪謙以編修外謫，謁中丞而移其座北向，中丞笑而置之，蓋久為詞林，不知撫臺作主，亦南面也。又，余所目睹則辛卯年馮具區祭酒謫廣德州判官，適缺州守，署印兩月，轉南行人司副始歸。又，戊戌年許星石聞造侍御（許，海寧人，貴州道）論列諸大臣，謫山西岢嵐州判官，謁撫臺魏見泉貞貞，魏前亦臺臣，曾以言事外謫，許疏中所劾大僚，魏亦一人也。相晤時，魏留款歡然，稱老道長，慰勞有加。許故乙科起家，反侃然作色，魏終不以介意。此皆吾郡先輩故事，不知抵境上一說，起於何年何人也。又憶乙酉年吾鄉馬廓庵應圖比部，疏論時宰侵及諸言官，謫山西馬邑典史，時御史滇人孫愈賢按宣大，正馬所首糾者，蓋銓地有意困之也。抵任謁臺，孫佯不見，馬長跪竟日，至事畢而後揖之人，所以窘辱之者甚備，馬內荏勿能抗也。則孫之識見隘於魏遠矣，且兩公品亦薰蕕，本不足並論。馬亦狷者，偶與其甥李氏有違言，李故太史見亭自華子，膚訴於王太倉相公，述其吞噬之狀，王信之，適大拜出山，適人痛詈，必欲重處之，故馬決計抗疏求謫。王后當國，起馬復故官，蓋亦無成心云。

【用違其才】大臣坐鎮雅俗，與宣力對疆，本是兩事。本朝如馬端肅、楊襄毅兩太師，前後握樞秉銓，俱有稱於時，真全才也，其他大老，未必兼長，然不害其為名碩。今上初年用人，隨材器使，各著聲績；近二十年來，俱以資望推用，不復論其材地相宜與否。只如沈繼山司馬，伉直著聞，以之儀表百僚，何等凝重，乃用以禦虜，劉哮之變，扞守有餘，驅剿稍遜，迄不能成功，改撫中州不赴而去。孫樾峰司馬為選朝時清勁無染，士林推服，即為冢宰，亦其分內，乃用以禦倭，卒與本兵相左，為白簡擊去。二公後雖再出，終以前議未得大用也。又如石東泉先朝直臣，為司徒時，正繼宋莊敏之後，心計操守，不減前人，久任計曹，國計必裕，忽移之兵部。值關白事起，力任貢封，遂致債軼。又如萬邸澤熟諳邊情，屢著勞績，經略朝鮮，奏凱而旋，其時酬以本兵，亦

不為過，乃用為協理坐院，諸臺臣起而嘩之，復加秩出鎮，終於塞上，其他尚未悉記。善乎許少薇之疏曰：「沈思孝清直名臣，使其建牙內地，將見一路風清，乃使作陝西巡撫，助討寧夏，正如斫圓方竹仗，刮漆斷紋琴，毫無濟於用而至寶損矣。」可謂至論。此癸巳年事，許為兵科都給事，名宏綱。

【異途任用】三途並用，江陵公建議也，是時以吏員任知縣者，山東一省則有萊蕪之趙蛟，費縣之楊果，俱任九年加服俸，再加州府司同知，可謂得其用矣。頗聞兩人俱非循吏，但幹局開敏，能肩繁鉅。果初蒞事，諸儒生侮易之，無一來謁者，忽揭一示訂期季考，諸生以故事姑往試，且窺其作何舉動。比眾集，則請稜官來出題，且云：「不佞舉刀筆，不諳舉業，又不敢廢典制，愿先生留意。」是日供膳皆出中庖甚豐，比收卷，則鴻乙滿紙，或僅數行，或戲為俚詞以寓嘲諷，果束為一篋，夜作檄呈督學云：「身即異途濁流，難定甲乙，教識又師生親昵，評品多私，敢煩文宗親閱，第其上下。」諸生聞之，囚服叩首求哀，乞就有府手定，文章司命，孰敢不心服，從此洗腸滌胃以聽指南，兩學師又代為懇，遂恣胸臆發案，終其任無一青衿敢嘩者。又有一胥名黃清，江西之上饒人，起司獄，歷任我郡嘉興同知，貌寢而眇一目，然才智四出，應變無窮，能持人短長，郡長呂令稍不加禮，即暴其陰事相訐，人畏之如蛇蠍。及高寶諸河議築內堤，久不就，江陵公謂非清不可，乃改銜為淮安府，甫歲餘成功者已半，江陵大喜，加兩淮運司同知，留竣役，又匝歲功且報完。一日謁臺使者於舟中，誤踐板墮水中，因中寒死。蓋上官憎其伎，妒其能，令能擠之也。事聞，賜特祭，贈太僕卿，蔭一子入胥監，使其尚在必藩臬開府矣，是時用人能破格如此。

【添注衛經歷】本朝簿尉卑官，不用宋人注官待次之法，凡才品劣者，例升王官，初亦一時權宜疏通之術，後遂循為故事，不能改矣。至今上之庚戌，西粵人文無技立縉者，為文選副郎署選事，患銓選壅滯，又創為一法，於凡州縣卑官有考語非上等者，即上考而歷任稍久者，輒升外衛候缺經歷，謂之半王官，呈之太宰孫富平，大稱善，即為允行，亦不經題請，而言路以富平故，無一人敢議。初猶一缺止用一人，久而二三人，更數年則累累若若與王官無異矣。王官止中原楚蜀江右數處，在彼候缺者尚少，今衛幕則佈滿天下，動云待缺，凡州佐縣佐以驛丞倉巡之屬，每一缺官，輒求代署，恣行畫擄；或憲訪，或告發，則潛匿他方，詭云回籍，及事過再來，又浼有力者道地以圖承乏。在上臺則以去來莫測，無從行驅逐之令，在吏部則以間廢已久，無從中考功之法，真如飛天野叉，擇人而食，普天率土，無處不然。其蠹吏治害民生，真第一敝政。文君實作之俑，而吏部奸胥，又利缺之易出，可以上下其手，下吏應劣轉者，又借以避王官，稍賂刻木輩，即已得之。蠅集一方，磨牙棘叻，為蒼生猘狗，更十許年，不知何所終矣。

【張西江比部】江右張西江壽朋初拜比部，丁亥京察，外謫為山東泰安州同知，又以與同寅爭香稅事，當鐫一級，赴部聽補，得降永平府推官。言路起而爭之，謂以州倅得司理，則連同降一級當為按察司僉事，知府降一級當得布政司參議，運司降一級當為近察司副使矣。時文選郎中為謝廷霖，疏辨殊支，張乃改降萬全都司斷事而去，迄不振罷歸，至今未出。張此補本屬創見，謝選君同鄉相善，破格用之，但先朝知縣多升州同知，嘉靖初尚然，後遂為胥吏輩考中之官，及賞郎之優選，無一清流居之，今下遷反為理官，似駭聽聞。因思此官亦從六品，秩已不卑，然列縣佐之班，叩首呼老爺，每直指行部，則大帽戎衣，趨走巡捕，一不當意，極楚塵埃間，與輿皂無異，至府司理亦得而笞之、置之，宜謝選郎之受抨也。

【州同降知縣】近年張西江壽朋癸未進士，亦知名士也，以刑部郎謫州同知，又因事降一級，補任推官，為言官所糾，改降副斷事，並謝選郎俱得罪，朝議不以選郎為冤。但本朝州佐降府佐縣正者甚多，無論祖宗時，即隆慶初年南直通州同知王汝信者，登嘉靖癸丑進士，亦以戶部主事降是官。後被論再降一級，時廣陵李文定為首揆，力薦其賢，因降補其邑興化知縣，尋升戶部主事，優轉通政參議。其人至今上初年尚在，非遠事也。

【老人漁色】山西陽城王太宰國光，休致時已七十餘，尚健飲啖，御女如少壯時，至今上十八年，則去國凡九年矣。時陽城民白好禮者，病亡，其妻李氏國色也，王夙慕其豔，托諸生田大猗等誘以為妾。其翁名白書初執不從，後以威協，再以利動，遂許焉。李氏誓不更適，又力逼之，以刀刃死，一時傳為奇事。按丘喬璧星得之，遂疏以聞，上命查勘，後亦不竟其事而罷。夫逾八之年，或嗜仕進營財賄者，世亦有之，至於漁色宣淫，作少年伎倆，則未之前聞。或云王善房中術，以故老而不衰。

【人臣漁色無等】今上壬寅，吏部郎趙邦清為御史金忠、工給事張鳳翔等論，諸所臚列，真偽相半，趙憤恨力辨，醜詆穢罵，至持利器欲刺刀言者。獨其中有欽選東宮淑女楊氏，退出，為趙買為妾，則不復置辨，尋奉旨削籍去，不深窮其事也。前此二十年，則有故禮部郎臨江守一事，與趙正同，竟坐極法長爵矣。又前乎此則弘治初年寧陽侯陳輔，幼聘駙馬楊偉女，待年未娶，因聞涑水縣人郝榮有女殊色，曾入內廷簡出，輔匿楊氏婚娶之。後以寵衰，仍娶楊女，既入門，乃發其事，至下獄會讞，旋命革爵為民，俟他日伊子承襲，猶為寬政也。若正統十三年，侍郎齊韶娶內選百戶史宣之女，事發，至夏月論斬，則其禍烈矣。又數年，則英宗返正時，詰問達官吳宮保曰：「也先何以失信？當時曾許以妹歸朕，今女安在？」也先云：「已為石亨奪去，且盡殺其媵矣。」上戒官保勿言，亨坐大逆夷滅。淫夫漁色至此，真膽大於天，其中得其良死者幸也。

【京官避大轎】閣臣禮絕百僚，大小臣工無不引避，唯太宰與抗禮，然亦有不盡然者；至太宰之出，唯大九卿尊官及詞林則讓道住馬以俟其過，他五部則庶僚皆引避，雖科道雄劇，亦不敢抗。至少宰之出，其體同五部正卿，他亞卿則不然矣。至庶至士向來止避閣師及太宰，餘卿貳俱竟於道上遙拱。吾鄉陸五臺太宰，先於今上癸未、甲申間佐銓，遇庶常於道上，抑其引避，反大受窘辱，訴之閣下，亦不能直，因憤極語人曰：「當今京師異類，不知等威不避大轎者，有四等，一為小閣宦，二為婦人，三為入朝象隻，四為庶吉士。」諸吉士聞之益悲恨，立意與抗，今不知何如。又如北京臺省諸公，遇六卿必避，而南京則不然，每道上相值，竟講敵禮。西臺尚以堂官之故，不與公會，至六科遇有公私吉凶之禮，直與正卿雁行並立，無少差等，亦異矣。

【大臣屢逐屢留】禮部尚書石瑄者，山西應州人，宣德間進士也，初為金華知府，以考察罷軟當罷，適升布政行得留；及為福建布政，又坐罷軟去，適升南吏部侍郎再留；會禮卿蕭瑄以奏對失旨，謂南京，李文達薦瑄以代。蕭入朝，出班承旨，不上御道，而竟趨右階，英宗大不懌，謂其舉動失措，有忝禮臣，勒令引退。比自陳疏上，上又云其人篤實可憐，但遲鈍耳，命姑留之。未幾即病不能出，部事久廢。時孝恭皇后上仙，典禮煩冗，始命右侍郎鄒乾署印，而瑄竟不言去，久之始卒於京邸。是時計典已重，何以升任即廢不行，而身被議者又何恬然若不聞，此勒自陳時，李文達亦不引罪，又何必也？彼石瑄者何足言，特大臣廉恥道喪，可異耳。

【大計年分條款】大計考察之法，至今日詳備極矣，然孝宗朝尚未然。弘治元年言官奏請考察在京五品以下庶官，則有年老有疾、罷軟無為為素行不謹、浮躁淺露、才力不及凡五條，而無貪酷，又另察五品以下堂上官，則年老不謹浮躁三款之外，又有升遷不協人望，大理寺丞一員亦無貪酷兩條。蓋其時待京朝官有禮，不忍以簠簋屠儉輕加人也。又其年為戊申，初非己亥年分，意者如近例主上新登極大計，然銓部初題本時，上命照成化十三年例，則斷非登極；又其年為丁酉，亦非己亥也；且其時計典不舉已十一年，今人動云六年大計為祖宗定制，誤矣。

此時五品以下官，分作二項，蓋如外計之有司與方面也，亦似有理。又不協人望一款，亦僅見於此舉，今日似亦可行。

【京官考察】京官六年一考察昔無其例，自成化四年用科道官魏元等言，奉聖旨：是有堂上官的，還會掌印官公同考察。八年奏准京官每十年一次考察，十三年又用御史&~JlWC;縉等言，要考察兩京五品以下官，奉旨照例會官考察。至弘治元年二月，河南道都御史吳泰等又請考察，得旨云：「這考察事，吏部看了來說。」則王介庵為冢宰也。時掌翰林院為少詹兼講學汪諧，請將本守侍讀以下官准成化十三年例，自會內閣大學士考察，上曰：「雖有本院自考事例，吏部還會同翰林院黨官行事。」是年謫同者凡一百四員，而詞林無一人，至弘治元年閏三月，吏部都察院考在京五品以下堂上官，僅去太僕寺丞周冕等五人耳。弘治十年正月，吏科都給事李源等、十三道御史徐升等乞考察兩京五品以下及外任方面，上命如弘治元年例考察，共斥降九十五員。至弘治十四年閏七月，用南吏書傳瀚奏，謂京官十年一考察，法太闊略，乞六年一考，從之。弘治十七年，又詔十年一考，尋以給事中許天錫言，

命六年一考，著為令。至正德四年己巳，吏部尚書劉宇、侍郎張綵等又請考察，時距弘治考察時止五年，蓋逆瑾意也。自是己亥兩年考察，遂為定例，蓋迄今尚未百年。

【外官考察】弘治六年，正月朝覲大計，吏部升謫方面州縣等官一千四百員，雜職一千一百三十五員，上曰：「人材難得，事貴得實，人貴改過，祖宗愛惜人材，必待九年方升，今因一人無稽之言，沒其積勤，使之不敢申理，豈治世所宜有？爾等皆因舊弊不能改正，其方面知府，年未滿六十，有疾不妨治事，素行不謹在未任之先，餘官到任未及二年非老疾貪酷顯著者，俱留治事。」於是方面官以下，山東僉事王經等五十八人皆留，而府同知張文皋等俱未三年，亦視事如初矣。此時王三原為太宰，已為上所疑，故大典亦中格，且旨中人材難得云云，皆《大學術義補》中語，邱文莊為次揆所擬旨也。王此時即宜辭位，而猶戀恩遇，不三月，即為劉文泰事，上指為賣直沽名，不能安其位而去，亦可謂不見機矣。又，按弘治六年外計，吏部具大小庶官當斥者二千人。閣臣邱濬上言，唐虞三載黜陟，今有居官未半載而斥者，徒信人言，未必皆實，非唐虞之言，亦非祖宗之制。上然其言，以故未三載者俱留用。此事實錄不載，而見之黃泰泉所為邱文莊志中，可見丘之排王三原，不特劉文泰疏矣，史竟為邱諱之。

【考察訪單】今制：匿名文書禁不得行。唯內外大計，吏部發出訪單，比填注繳納，各不著姓名，雖開列穢狀滿紙，莫知出於誰氏，然尚無人御覽者。至己未外計，浙江參政丁此呂以不謹罷，會有人言其枉，吏部竟以訪單進呈。此召遂追贓遣戍，人雖冤之，謂不曉單自何人。

【外察附批】正德三年戊辰朝覲，考察疏入內，忽批出翰林學士吳儼帷薄不修，著致仕，養病御史楊南金無疾欺詐為民。儼丁卯主順天試，以「為臣不易」為論題，劉瑾惡之。南金在臺時，為堂官劉宇所撻，羞怒請告，故宇讒之，瑾從中旨罷去。儼後起至南禮部尚書，謚文肅，而南金亦得復官。宇之附權亂法至此，瑾敗，僅革官銜致仕，真漏網。嘉靖丁巳內計，戶部左侍郎謝九儀、兵部右侍郎沈良材各自以陳得旨調南京用矣，又科道拾遺疏下，上又附批謝九儀致仕，沈良材閑住，疏中無二人名也，亦異矣。又先辛丑外察，不及河南參政王慎中等二人，內批俱以不謹閑住，則首揆貴溪意也。其後則今上丁丑星變考察，南刑部員外包大燿以浮躁降，內批以不謹閑住。南兵部郎中呂愚不處，南給事傅作舟論之，內批亦照不謹例閑住，則首揆江陵意也。

【大計不私至親】南禮卿陶四喬承學素負人望，又江陵同榜進士，素以聲氣相重，及奪情事起，心稍不然。時江陵同邑人傅作舟為南給事，方寄爪牙耳目，雄行於都中，陶又不甚禮之，乃讒之於江陵。會陶亦以事見忤，適辛巳大計，募人劾陶，苦無事款，適傳密寄陶諸罪狀至，江陵大喜，以授給事中御史俾人糾劾疏。時商燕陽為正，在臺中資最深，為陶姻家，又江陵門人也，苦救不能得，乃懇之江陵公。江陵怒，以惡語劫之，商無策挽回，陶遂為科道秦耀等所糾，得旨致仕。商後轉廷尉，將大用，亦以言罷。商敏練有能名，本非附江陵者，止此一事見訾，謂其畏禍坐親，遂不免。至壬辰外計，司銓者為太宰陸光祖，前御史屠叔方、黃正色皆其至戚，俱以新任副使貶降，議者不言其薄。癸巳內計，則吏部郎呂胤昌，為吏部尚書孫鑣嫡甥，以浮躁降調；吏科都給事黃三餘，為考功郎中趙南星之兒女至戚，以不謹閑住。一時輿論翕然服其公，蓋人心之不可泯如此。

【六年大計】京朝官六年一大計，其法至嚴，先朝亦有以不公爭之者，如先王大父爭韋商臣等之類，然終不能得。唯穆守時考察科道，後起給事周世選、太僕魏時亮等，然非時考察言官，本非典制，特出高新鄭一時私意，故公論皆以為冤。今上辛巳察典不謹去者，次年即起用，為今大司徒趙南渚世卿則初為南戶部郎特疏譏切時政，江陵怒，劣升長史，旋中大計，尤為清議所推也。嗣後如顏鯨、管志道、張正鵠、馬猶龍，亦時情稱枉，薦章不絕，終不肯破例，蓋以非有大節表著，不得比前諸賢耳。自辛巳後，凡經丁亥、癸巳、己亥、乙巳四察，斥籍無有議起廢者。唯邇來辛亥一察，物清洵洵，司黜幽者被彈射無完膚，一時亦不能勝，近日遂議起徐比部大化，則不謹條中人也。錮人明時，誠可憫惜，然天荒一破，後來藉口憐才，恐大典難以堤防矣。

【考察破例】弘治以後，考察之法始密而嚴，世宗於議禮諸臣無所不假借，獨嚴於大計，罷斥者如教官王玠、光祿監事錢子助、御史虞守、隨州同知豐坊輩，俱百端獻媚於興邸，而上終不為破例，其嚴如此。然而降調諸臣如趙文華、彭澤、儲良才等，亦系考察人數，以權奸疏保留復舊職，蓋以貶輕而斥重，故特免也。其後朱隆禧以進秘方見幸，雖加銜終不見用，蓋以考察之故，而朱俊以助米及建醮祝壽，其子際及呂希周輩以拒倭報功，皆升職致仕，亦以計典故耳。此後唯穆宗庚午，高新鄭以私怨斥張檣、魏時亮等諸人，至今上初元，皆起用。今上辛巳，大司農趙世卿先以建言忤江陵，劣升楚府長史，至是又以不謹斥，未幾即復原職，以至今官，而大計自此不能水錮矣。

嘉靖末年都給事中厲汝進以劾嚴分宜降典史矣，未幾外計即以逃斥之。是時察典嚴重，言者但指為嚴相修怨，而無敢救者，即穆宗登極大霽，言官無一遺棄，而汝進屢人薦章，獨不收召，使其在今日，則立致槐棘矣。萬戶侯何足道，寧止一李廣哉。

嘉靖末年，論德唐汝楫以分宜黨被劾，用不謹例閑住，然非考察也。穆宗龍飛普進舊講官，汝楫僅升太常少卿與致仕，當時清議尚嚴如此。